

# 美國嚴厲打擊非法移民下，中國「走線」客正遭遇的抓捕與擔憂

來自中國安徽、兩年多前透過「走線」進入美國，目前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Baton Rouge）的陸乾坤說，過去兩年的農曆新年，他都會飛去洛杉磯、拉斯維加斯等其他城市，與朋友見面聚會，並且度過節日。

但今年他並打算這樣做。

「留在自己的城市，沒有計劃出去……也怕被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抓到」，陸乾坤告訴記者。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在競選總統期間，曾承諾將會實施更嚴厲的移民政策和更嚴格的執法措施，他曾明確表示：「上任第一天，我就會展開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罪犯驅逐行動。」

美國國土安全部去年底發聲明指，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有超過250萬名非法移民離開美國，超過60.5萬人是透過執法行動而被遣返，其餘則是自行離境，並稱這是「破紀錄」的一年。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執法行動亦屢次引起爭議，去年在洛杉磯的執法和拘捕行動惹起民眾不滿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而今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執法行動中，執法人員開槍射殺兩名平民，同樣引來民眾的憤怒及觸發大規模街頭抗議。

陸乾坤說，去年他看著這些消息的時候，本來還沒有太大的感覺。直到去年年底，ICE的執法行動在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展開，每天在街頭上看到ICE的車輛與執法人員，「看到ICE深入到社區抓人，覺得這離我很近。」

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朋友遭到ICE的抓捕，這同樣令他感到擔憂。

## 華人社群的心理負擔與壓力

現年40多歲的陸乾坤是在2023年11月抵達美國。

他說，2022年11月在深圳市中心廣場參與「白紙運動」之後，一直遭到派出所約談、「喝茶」，並且填寫了保證書，「不參與這些事情。」

隨著後來一些認識的參與者陸續失聯，陸乾坤說他開始感到害怕，也開始思考離開中國的事情。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從中國出發，抵達中南美洲的國家之後，再歷險到達美墨邊境、非法進入美國境內，並在入境後尋求庇護。這種偷渡方式被稱為「走線」。

到達美國之後，由於有朋友在路易斯安那州，於是他選擇定居於此，提交了政治庇護的申請之後，他也獲得了庇護工卡，開始展開在

美國的生活。

只是，陸乾坤沒有想到，特朗普上台之後，會對無證移民造成如此巨大的衝擊。這段時間，即使沒有遭到執法上的實際影響，但他坦言ICE的執法行動讓他構成了心理上的負擔和壓力，也對華人社群帶來一定的影響。

在美國執業數十年的移民律師黃笑生告訴BBC中文，在移民政策和執法措施收緊之後，對於透過「走線」方式偷渡入境美國、逾期滯留在美國的群體會受到較大的影響，「這一類人現在處於極度焦慮過程中，每天生活在害怕被逮捕、被遣返中。」

黃笑生說，這一年有關移民的業務明顯下降，「來的人愈來愈少」；然而，另一方面，有關驅逐出境辯護方面的業務大幅增加，「原先是一半一半（移民業務及驅逐出境辯護的比例），現在基本上是5%和95%……immigration（移民）這一塊，親屬移民的話，很多人覺得美國不是燈塔，大家也對美國不感興趣了。」

黃笑生又指，目前申請綠卡變得「非常的難、非常的慢」。大多數偷渡至美國的移民，在入境之後都會透過申請庇護的方式留在美國。根據美國智庫「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去年底發表的研究，2024年2月，政治庇護的批准率為51%，其後開始逐漸下降，直到去年川普上台之後，進一步下降至2025年8月的19%。

## 被ICE關押的三個月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2025年約有17.8萬名中國人在海外申請庇護。2024年則有約18萬人，當中有約14.7萬人選擇美國為其申請庇護的國家，佔整體總數約82.5%。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人在美國的申請庇護者的數目當中排名第八，在整體320萬尋求庇護者當中佔約4.6%。

針對華人移民的執法行動於過去一年時有發生。去年11月，在紐約市一名中國籍男子鄭飛（Fei Zheng，音譯）及其6歲的兒子鄭元鑫（Yuanxin，音譯）到ICE總部進行例行報到時被拘留，並遭到強制分離，當時曾引起廣泛廣泛。據《紐約時報》報導，兩人已被遣返回中國。

在2024年同樣透過「走線」方式偷渡進入美國的劉亮，在去年10月一次例行報到中，遭到ICE的逮捕，並且被關押了三個月。

今年37歲的他，同樣曾經參與過「白紙運動」的抗議。劉亮告訴BBC中文，抗議發生的時候，他正在雲南大理旅行，看到烏魯木齊火災的消息後感到憤怒，於是當時與數十人一起

走上街頭，「一起唱國際歌，後來被派出所的人追我們。」

在廣東工作的他，回到廣東之後，被要求到派出所登記及報到，讓他感到有點麻煩。然而，導致劉亮想要離開中國的念頭，是在中國結束疫情的「清零」政策、開始解封之後發生。

在各地解封之後，中國經歷了一波感染新冠疫情的高峰，劉亮憶述，當時有不少認識的長輩離世，回到老家湖南之後，他參加了很多場喪事，「心裡面特別不舒服……太難受，不斷喝白事的酒。」

這讓他開始想要離開中國。

在此之前，他的妹妹及妹夫已經來到了美國。由於有親人在美國，毫無懸念地，他亦選擇了美國作為落腳的國家，經歷了30多天的「走線」之後，終於入境美國。劉亮說，自己算是拜登政府時期，幾乎最後一批「走線」到美國的中國移民，「那時候是比較寬鬆。」

在美國的第一年，因為親人定居在洛杉磯的緣故，劉亮也選擇留在這個城市。他回憶說，那是比較順利的一年，「第一年的生活，所有的東西都是按部就班去做，都比較順利。」

過去在中國自行創業的他，在美國主要是以送外賣的工作為主，但他坦言對這樣的生活感到滿意，「我在進入美國之後，一直把移民局對我的要求排在第一，不管是要求我去現場報到、家訪、各種視頻通話……按時按點遵守他們的要求。」

在特朗普上台之後，劉亮感受到對待移民方面的收緊，但沒料到自己會受到影響。

生活了一年半之後，他從洛杉磯搬到舊金山，亦因此需要轉為到舊金山的移民局辦公報到，劉亮稱，第一次去辦手續及報到的時候，沒有被告知不能離開灣區75英里的範圍外，「舊金山比洛杉磯嚴格。」

隨後，去年7月劉亮到了一趟洛杉磯，「當時說每週二都要在手機上拍照打卡，我在洛杉磯的時候剛好是週二，然後拍照上傳了……一拍照上傳，他們就發現我在洛杉磯。」

直到去年10月，當劉亮再到舊金山的移民局進行例行報到的時候，獲對方告知出現這則違規紀錄，「我一去現場，他們就把我逮捕了，然後說你有一條違規紀錄……我也很無語。」

劉亮憶述，在被逮捕的當刻，心情感到沉重，「抓捕我以後，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我



要在裡面上法庭。」

在被關押之後，由於認為自身遭到ICE的非法拘留，劉亮透過律師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在關押了三個月之後，今年1月底終於獲得釋放。「剛進去的時候，雖然比較憤怒，心裡面有不甘，但通過這90天在裡面，每天按照他們的作息……在裡面也讓自己得到了一段時間的休整吧。」

在美國執業的移民律師陳闖創告訴BBC中文，儘管相對於ICE整體執法逮捕的移民人數中，中國人的比例較低，但在過去一年看到個案明顯增加，「如果是移民違規或刑事問題的，確實是更容易進入執法機關的視野。」

陳闖創說，針對華人社群的無證移民，其中一類是在報到的時候被捕，「近三個月，向ICE不定期報到的人，被抓的例子是多了起來，尤其是當事者中有移民違規的情況，例如沒有定期報到，錯過一次就有可能被抓。」而另一類則是ICE懷疑涉及刑事紀錄、獲得搜查令後上門進行拘捕。

退休移民官、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紐約事工總幹事陳熾牧師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一些華人餐館、超市、美容店、按摩店、洗衣店等也是ICE會進行調查及執法行動的地方，這些行動也會引來華人社群的擔憂。

劉亮說，今年的農曆新年不會離開舊金山，但妹妹及妹夫會特地從洛杉磯過來，與他一起過年。

儘管經歷了被關押的三個月，但劉亮認為，在拘留中心裡面，自己能夠得到比較人道的待遇，「他們會根據你的身體吃不同的飲食……一日三餐會根據不同營養的搭配，包括醫療，你只要跟officer（長官）報告，他們都能讓你即時就醫。」

這些待遇，也讓他仍然相信美國的法治，並且對於自己的庇護申請感到樂觀，「美國還沒讓我失望。」（BBC中文）

# 是去是留？特朗普治下，中國走線客的 美國夢正在褪色

2023年初，潘（音譯，Pan）先生決定離開中國，他堅信自己的未來已不屬於那裡。

前往美國時，他夢想著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更公平的經濟環境以及有尊嚴的生活——而這些在中國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他的家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用於房地產開發。

為了追逐夢想，2023年，他從中國踏上了數千英里的厄瓜多爾之旅，從那裡出發，他一路跋涉叢林，最終抵達美國。大約兩個月後，他終於抵達了美國。

潘是個50多歲、說話溫和的男子，來自中國中部江西省的一個小村莊。近年來，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也踏上了同樣的旅程。

他們被俗稱為「走線客」，代表著新一波移民浪潮，其驅動力源於中國國內威權主義政策的收緊，以及一種信念——有時天真，更多時候是絕望——認為美國仍然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機會。

他們逃離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踏上美國土地後的經歷呈現出一些趨勢：許多人最終因語言障礙而陷入孤立，背負債務，靠打零工維持生計，等待庇護申請在繁瑣的移民系統中順利通過。

有些人依然充滿希望，有些人則陷入困境。

如今，他們都生活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重返政壇的陰影之下——在此期間，近年來糟糕的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 「辛勤工作帶來希望」

潘是我兩年前第一次遇到的幾位中國移民之一。和他同行的許多人一樣，他現在在一家中餐館工作。儘管此前在家鄉的時候，他以自己的農活為榮。

在美國，這些技能無法得到施展，因為土壤條件不同，他也不會說英語，過去的生活對現在的他來說幾乎毫無價值。

抵達後，潘一度輾轉於各個城市，睡在借來的沙發上，或與其他移民同住。最終，他定居在加州巴斯托，一個塵土飛揚的工業小鎮。

如今，他的生活被圈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白天，他在餐廳做飯，有時還當服務生；晚上，他和在中國的妻兒視訊；第二天，他又重複著同樣的生活。他住在廚房隔壁的房間。

對外地人，甚至對他家鄉的家人來說，潘的生活似乎單調得令人難以忍受。但對他來說，定義生活的並非缺少什麼，而是不再存在的東西。沒有土地被強徵，沒有官員多管閒事，也不用擔心被隨意處罰。

「我家裡面人不理解啊，」他微笑著說，「問我為什麼要離開家裡舒適的生活。但是在這裡，即使生活很簡單，也是屬於我自己的，生活，是自由的。這所有一切都是值得的。」

潘的自由感平靜而執著。兩年前，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一間狹小的飯店房間裡，在他啟程前夕，他告訴我，即使死在路上也是值得的。

他現在仍然這麼說。

「這一切，」他重複道，「都是值得的。」

和許多新移民一樣，潘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社交圈——日益加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挑戰，使他的生活僅限於與其他移民的互動。

他偶爾會前往洛杉磯，參加中國領事館外的抗議活動。他承認這樣做部分是為了透過公開發表政治異議來鞏固他的庇護申請。但同時也是因為，沉默了幾十年之後，他可以這麼做了。

6月4日，天安門廣場屠殺紀念日——這個日期已被當局從中國公眾記憶中抹去——他再次站在領事館外高喊反共口號。那天，在熟悉的人群中，他認出了詹姆斯。

30歲出頭的詹姆斯來自中國西部，他和潘一起從厄瓜多爾出發，穿越連連隘口，一路抵達美國邊境。如果說潘的故事充滿了平靜的堅忍，那麼詹姆斯的故事則更加活躍，更加躁動不安。

從美國移民拘留中心獲釋後，詹姆斯在洛杉磯東部華人聚居的郊區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輾轉打零工。最終，他買了一輛貨車，開車去了棕櫚泉（Palm Springs），把這輛車既當成了自己的生計，也當成了自己的家。

貨車裡堆滿了睡袋、瓦斯罐和一個便攜式充電器——這些就是讓他滿足的生活的全部。白天，他在城裡送外賣；晚上，他把車停在家24小時健身房外，敞開窗戶睡覺。

## 「美國正在變成另一個中國」

然而，僅有希望是不夠的。對於包括詹姆斯和潘在內的幾乎所有新移民來說，他們基本上對自己在美國的生活感到滿意，但特朗普的政治回歸帶來了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感。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席捲南加州的突襲浪潮、特朗普持續驅逐無證移民的行動，以及包括貿易關稅之爭在內的中美緊張局勢加劇，都加深了人們的恐慌情緒。

當我與2023年初次見面的移民們重逢時，洛杉磯市中心正因執法局最近的突襲行動而爆發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的衝突。

這些突襲行動是總統實施的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驅逐行動」的一部分——這項承諾幫助他在去年再次入主白宮。6月初進行的一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YouGov民調顯示，54%的美國人支持特朗普的驅逐政策。

特朗普當局表示，突襲行動主要針對有犯罪紀錄的人，但批評人士表示，無辜者也捲入其中，這引發了移民的焦慮。

我重新聯繫上的幾乎所有移民現在都持有所謂的「工作許可證」（EAD），允許他們在美國合法工作，但他們尚未獲得正式的庇護身分。在特朗普大規模的突襲行動中，與這些移民擁有相同身份的人也遭到逮捕。

但真正令人擔憂的是一種未知感——不知道這些突襲行動是否會以及何時會波及華人社區，也不知道中美關係的下一波下滑何時會到來。

在特朗普兩屆總統任期之間，拜登時期的中美關係幾乎沒有改善。這位民主黨人維持了特朗普先前的關稅政策，隨著北京就美國盟友台灣地位問題升級言辭，緊張局勢加劇。

對某些人來說，所有這些不安都引發了許多中國移民悄悄開始捫心自問的一個問題：來美國值得嗎？

來自中國福建省的30多歲男子凱文認為不值得。和潘和詹姆斯一樣，凱文也穿越拉丁美洲來到美國。但他曾經堅信的美國夢如今卻如同海市蜃樓。

當我問他，在加州聖蓋博谷（他與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居住的地方）過得如何時，他提到了洛杉磯的突襲行動，並回答說：「一切都感覺不確定。所以，不，我感覺沒有安定下來。」

凱文的幻滅感根深蒂固。「美國對我來說感覺在變成另外一個中國，」他說，「一個達爾文主義社會。」

「我當初知道美國會是這樣子的，我可能

就不會來了。」他說。

## 陷入困境

長期以來，所有這些移民的共同經歷，正是他們在那條充滿危險的道路上共同走過的旅程，這將他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但如今，這份連結又多了一層：抵達美國兩年後，他們不得不逆流而上，對抗著一股情感暗流。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在美國的地位岌岌可危，這個他們傾盡所有寄託的國家，終究可能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走線」浪潮源於絕望，但也源於對美國理念近乎孩子般的信仰：這個國家，儘管存在種種缺陷，仍然提供了獲得尊嚴的機會——一份外送的工作、一小塊土地、一家夜裡無人敲門的餐廳後面的一張床。

如今，隨著特朗普將中國描繪成國家安全威脅，警告存在中國「滲透」，並承諾對許多與中國相關的事物進行全面打擊，即使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希望，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岌岌可危。

其影響顯而易見。這波新來的中國移民——其中許多人仍在等待庇護——現在感覺自己陷入了困境：美國人不信任他們，北京不歡迎他們，有時甚至懸而未決。

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正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未來並沒有那麼明確，」他站在巴斯托的餐廳外，看著高速公路上車流匆匆而過，「我擔心我有可能留不下來。如果我必須要回國的話……唉，那個想法是讓人難以承受的。」

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有一會兒，他什麼也沒說。然後他看著我，語氣堅定、平靜，帶著一種聽天由命的神情。

「這個想法，」他說，「真讓人難以忍受。」

那眼神和我記憶中兩年前，在基多飯店房間裡看到的一模一樣；疲憊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擔憂，但內心深處卻有著堅定的決心。

潘先生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他都會留下來。

詹姆斯在中國時一直是個努力工作的人。但當新冠疫情重創經濟，政治打壓讓他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後，他決定離開。

「至少你在這邊努力工作就能帶來希望。在國內，你可能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也沒有什麼未來。」詹姆斯告訴我。（BBC中文）